



同文馆



历史—人类学译丛

儿童的世纪

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

*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法〕菲利浦·阿利埃斯 (Philippe Ariès) 著
沈 坚 朱晓罕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人类学译丛

儿童的世纪

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

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法〕菲利浦·阿利埃斯 (Philippe Ariès) 著

沈 坚 朱晓罕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6-21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法)阿利埃斯(Ariès, P.)著;沈坚,朱晓罕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
(历史—人类学译丛)

ISBN 978-7-301-22321-5

I. ①儿… II. ①阿…②沈…③朱… III. ①家庭—社会发展史—研究②儿童—社会发展史—研究 IV. ①C913.11②C9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7574 号

© Editions du Seuil, 1975

Une première édition de ce livre a paru aux Editions Plon en 1960

书 名: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

著作责任者:[法]菲利浦·阿利埃斯 著 沈 坚 朱晓罕 译

责任编辑:陈 甜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2321-5/K·0951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kuszw@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1.5 印张 270 千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历史—人类学译丛
编辑委员会

- * 刘北成 (清华大学)
- * 刘永华 (厦门大学)
- 沈 坚 (浙江大学)
- 张小军 (清华大学)
- 张 侃 (厦门大学)
- 杨 豫 (南京大学)
- 赵世瑜 (北京师范大学)
- 赵丙祥 (中国政法大学)
- 侯旭东 (清华大学)
- 彭小瑜 (北京大学)
- 程美宝 (中山大学)

* 执行主编

《历史-人类学译丛》弁言

一、《历史-人类学译丛》的刊行,旨在译介近三十年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互交流、相互激荡所催生的重要学术成果。本丛书主题中的“-”外形似减,实则蕴涵相加之意,可引申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联姻。这场跨学科的联姻对各自学科都带来不小的冲击:在历史学界,出现了人类学化的史学研究;在人类学界,产生了具有历史深度的人类学分析。这些研究为这两门学科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新的问题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自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轨迹。

二、本丛书将收录以下三种类型的著作:人类学化的史学研究、具有历史深度的人类学分析和中国研究领域具有历史人类学取向的研究论著。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联姻,只是跨越了彼此设定的边界,而没有取消这条边界。恰恰是这种因学科本位形成的边界,为双方富有成果的交流提供了原动力。本丛书希望显示两门学科向对方学习不同出发点和联姻给各自学科带来的不同冲击。同时,我们还希望译介中国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展示这种跨学科交流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三、由于两门学科的学术传统各不相同,历史学与人类学对彼此的概念和方法的借鉴,是有选择的借用,而不是全盘的“拿来”,而借用又有程度的差别。我们在编辑这套丛书时,并不拘泥于入选的著作必得以“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相标榜。近三十年的不少重要社会文化史论著,虽然没有使用“历史人类

学”的概念,但在推动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理应被收入本丛书。同样,人类学中的一些相关著作,由于对历史过程、历史意识等问题十分关注,也被收入本丛书。

四、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学者与人类学家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交流和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方法论。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刊行,能为推动相关研究和讨论略尽绵薄之力。

《历史-人类学译丛》编委会

2008 年 11 月

版本说明

《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最初由 Plon 出版社于 1960 年出版，1973 年 Seuil 出版社再版此书，将其纳入“历史空间”（Univers historique）丛书。第二个版本增加了菲利浦·阿利埃斯的序言，并且对这一问题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

目前呈现给读者的版本是在第二版基础上的删节本。第一部、第三部以及 1973 年阿利埃斯补充的序言，均保持原貌。第二部，我们仅提供给读者最基本的观点，但对该部第七章和结论部分，特别给予完整保留。

献给我的父母
和我的岳父、岳母

目 录

版本说明	(1)
序 言	(1)

第一部 儿童的概念

第一章 生命的年龄	(25)
第二章 发现儿童	(51)
第三章 儿童的服装	(80)
第四章 小小游戏史	(97)
第五章 从不知羞耻到天真无邪	(152)
结 论 两种儿童观	(192)

第二部 学校生活

第一章 中世纪的年轻学生和老学生	(205)
第二章 新机构——学院	(209)
第三章 学校年級的起源	(212)
第四章 学生的年龄	(214)
第五章 纪律的进步	(217)
第六章 “小学校”	(222)
第七章 学龄儿童的粗野	(223)
结 论 学校和儿童的期限	(225)

第三部 家 庭

第一章 家庭的图景 (237)

第二章 从中世纪家庭到现代家庭 (273)

结 论 家庭和社交性 (325)

总 结 (328)

序 言

人们常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然而历史学家研究的最佳时机,就在于他刚刚开始想象全面看问题的时候,就在于笼罩着地平线的薄雾尚未散尽的时候,就在于他离原始材料尚未太远、那些材料还保留着它们的新鲜感的时候。历史学家的功绩也许不在于捍卫自己的观点,而在于将自己新发现的快乐传递给读者,使他们感受到他自己曾经感受到的那个未知世界的色、香、味。然而,历史学家也野心勃勃地想将所有具体细节概括为抽象的结构,但他却总是难以(多亏如此!)从那些曾经在研究的过程中牢牢吸引他的纷繁复杂的印象中摆脱出来,最后只好笨手笨脚地将这些印象折叠起来,放进必需的理论公式之中。过了很久,当要重版时,时间消逝,带走了历史学家早期初次接触时的那份激情,然而却获得意外的补偿:他更清楚地看到了森林。今天,在对我书中所涉及的儿童、家庭、青年和习俗进行了当代人的争论以后,我更清晰和更简明地认识了我与研究对象长期对话中吸引我的那些论题。

在此,我将它们概而言之,重新归并为两个论题。

* * *

第一个论题涉及我们古老的传统社会。我坚持认为,传统社会看不到儿童,甚至更看不到青少年。儿童期缩减为儿童最为脆弱的时期,即这些小孩尚不足以自我料理的时候。一旦在体力上勉强可以自立时,儿童就混入成年人的队伍,他们与成年人一样地工作,一样地生活。小孩一下子就成了低龄的成年人,而不存在青

少年发展阶段。不过青少年发展阶段也许在中世纪以前存在过，在今天的发达社会中更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

价值和知识的传递，以及更为普遍的儿童的社会化，不是由家庭来保障的，也不是由家庭来控制的。儿童很早就离开了双亲，我们可以说，几个世纪里，由于儿童（或青少年）与成年人共同生活，教育通过学徒制而得到保证。儿童学会他在帮成年人干活时必须掌握的一些知识。

儿童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经历极其短暂，还没有时间和理由形成一种记忆，让人去感知。

然而，有一种对儿童非常浅薄的情感，我称之为“溺爱”（*mi-gnotage*），存留在儿童生活的最初几年里，即当他还是一个好玩的小东西的时候。人们与他玩耍就像与动物玩耍、与不知羞耻的猴子玩耍一样。孩子如果在此阶段死了（这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有人会为此感到悲痛，但一般情况下，这种悲伤也不会保持多久，很快有另一小孩替代之，但后来的孩子也摆脱不了默默无闻的命运。

一旦他躲过了最初的危险，活过了“溺爱”期，他就会离开家庭到别处生活。当时的家庭由夫妇和与家庭在一起生活的孩子组成。我不认为曾经存在过（几代同堂或多重亲属关系共存的）大家庭，除去 15 世纪佛罗伦萨一些道德家如阿尔贝蒂（*Alberti*）^{〔1〕}和法国 19 世纪一些传统保守的社会学家的想象；除去某些需要家庭维系来替代衰弱的公共权力的不安定期；或者在某些特定的经济法律条件下，如在地中海地区，孩子中的一位被赋予完全优先的权利，以利于家庭的共同生活。

7 这种古老家庭非常明确的使命就是保护家产，共同从事某一行当，在男人或加上妻子都无法单独生存的世界中日常互助，在危急情况下，保护荣誉和生命。它不存在情感的功能。但这绝不是说完全缺乏爱情：相反，爱情常常有所体现，有时在确定恋爱关系

后,而更常见的是在婚后,由于共同的生活创造和维持了爱情,就如圣西门(Saint-Simon)公爵^[2]的情况。然而(这一点才是重要的),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对于家庭的维系和平衡并不是必需的——但如果有的话那当然再好不过了。

因此,感情交换和社会交往发生在家庭之外,通过人员非常密集和非常热络的“场所”(milieu)得到实现,组成这一“场所”的是邻居、朋友、师傅和帮工、孩子和老人、男人和女人,在这里,表达情感没有受到太多约束。夫妻家庭在其中被稀释了。今天法国历史学家们将此传统共同体互相会面、串门、庆祝节日的倾向称之为“社会交往性”(sociabilité)。以上就是我对我们古老社会的看法,这一社会不同于民族学家们向我们描绘的那些原始社会,也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工业社会。

* * *

我的第一个论题试图解释传统社会,第二个论题则要展现儿童与家庭在我们的工业社会中所占据的新地位。

从某个时期起(起源问题是绕不开的,对此我下面还要提到),如果从比较确定和大势所趋的角度看,大概从17世纪末开始,我刚才分析的道德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方面来了解这种变化。学校代替学徒制成为教育的方式,这意味着儿童不再与成年人混在一起,不是直接通过与成年人的接触来学会生活。尽管步履蹒跚,姗姗来迟,但儿童最终与成年人分开,这种分隔犹如检疫隔离,之后儿童才被松手放归世界。这种隔离机构就是学校。儿童由此开始有了一个长期被禁闭的过程(就像疯子、穷人和妓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人们称之为“学校教育”。

8

儿童被隔开(或被置于理性之中)应该被看做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改革者们、教会、法官和国家所推动的人的道德教化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没有家庭在情感上的共同参与,这一切也不可能发

生。这就是我想强调的了解这种现象的第二个方面。家庭变成了夫妻之间、家长与孩子之间情感交流的必要场所,以前可不是这样的。这种情感从此用受教育的机会来得到表达,培养孩子不再停留在财产和荣誉层面。这种感情是全新的:家长们对孩子的学习兴趣,用一种 19 世纪和 20 世纪已经习以为常的关怀注视着孩子学习的情况,这种情感在以前也是没有的。让·拉辛(Jean Racine)^[3]写信给他的儿子路易,就像今天的(或昨天的,不久以前的)父亲那样,谈论着儿子的老师们。

家庭由此开始围绕着孩子来组织,给予孩子重要的地位,使得孩子摆脱了以前默默无闻的状况,人们对失去他们不再无动于衷——新出生的孩子不再能弥补这种痛苦,人们也不希望一再出现这种情况,为了孩子的幸福也适当地限制孩子的数量。所以不足为奇的是,伴随学校革命和情感革命出现了一个长期的人口马尔萨斯主义现象,即自愿减少生育的现象,它在 18 世纪已经初露端倪,并一直持续下来(在保罗·维纳[P. Veyne]^[4]不信任的眼光中这一切也许太过分了!)。

这一变化的后果——尽管超出了本书所涉及的时期,但我还时而需要涉及——就是 19 世纪的社会生活向家庭和职业聚合,古老社交圈消失(除去阿居隆[Agulhon]先生和伏维尔[Vovelle]先生^[5]所研究的普罗旺斯地区的例外)。

* * *

9 每本书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它很快脱离作者,投向作者自身通常难以预料的公众。

我刚刚论述的这两个论题的命运就是这样,它们并不完全指向同一公众。

第二个论题似乎旨在解释当下的一些问题,因此马上引起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兴趣,尤其是在其人文学科很早就关注年轻人危机的美国。这种危机表现为年轻人在过渡到成年人阶段时

的困难甚至厌恶之情。我的分析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是将青年长期隔离在学校和家庭的结果。分析表明,家庭情感和青年时期高强度的学校教育属于同一种现象,是一种现代现象,它的时间相对较易确定;分析还表明,从前的家庭内部和更为密集与热络的社会空间之间也难以区别。

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儿科专家就这样确定了本书的方向,将我纳入他们的研究思路:在美国,记者们称我是法国社会学家,而有一天,我在巴黎的一份大周刊上变成了美国社会学家!

当时,人们如此接受我使我感到有些困惑,因为在法国,人们以现代心理学的名义来对我进行指责:贝桑松(A. Besançon)说我“无视现代心理学的好奇心”;弗兰德林(J. L. Flandrin)说我“向传统心理学的物种不变论做了太多的让步”。^[6]确实,我总是难以避免一些模棱两可的旧词,这些词汇今天或弃之不用、或变得荒唐可笑了,但这些词汇在我所研究的伦理文化和人文文化中却仍然生动有用。

过去这些有关要正确使用心理学理论的批评促使我去思考,今天我在这里试图做一点回应。 10

有人尝试做的是“行为史”,即心理史,他本身既非心理学家,也非心理分析家,与现代心理学的理论、词汇甚至方法均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却在心理学家的领域引起心理学家们的兴趣。如果他是历史学家出身,继而成为以他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心理学家,这种方式应该不是现代心理学家的那种,但它却汇入心理学家的方式之中,使其得到补充。于是,历史学家与心理学家相遇了,他们不仅在方法论上有所不同,而且在研究的主题上、提出问题的方式方法上,或者如人们现在常说的在“提问法”上,也表现不同。

相反的路径,即从心理学转向历史学,同样也是可能的。就如贝桑松先生的成功所表明的那样。这种途径有时会有某些危险,索利亚诺(Soriano)先生尽管付出辛苦的劳动,也非常接近成功,

但却未能摆脱这危险。贝桑松先生在对我的评论中,非常精确地指出:“儿童,不仅仅是习俗、游戏、学校,甚至也不仅是对儿童的情感(即历史模式,经验上是可以感知的),儿童是人,是成长,是历史,这就是心理学家们试图去重构的”,就是说,这是一种“比较语言”。一位研究16世纪的优秀的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 Z. Davis)曾经在心理社会学家的模式中寻求这种“比较语言”,此种模式是心理社会学家们根据现代世界的经验建立的。^[7]当然,试图超越自身的领域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愿望在心理学家中非常强烈,无疑也非常有创意。这种愿望将心理学家们带入我们的传统社会,即与路德为邻的社会,或最后的“野蛮人”社会。如果说,这种方法在人种志方面取得了成功,那么传统社会,在我看来是比较难对付的。这种方式太容易将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8]和他儿子的关系用现代语言来诠释,即一位过分严厉的父亲和惯宠儿子的关系。这样做由于没有新的材料,不会增加我们对现今世界的认识;同时又犯了时代错误,使得比较研究失去真实,因此也不会给我们对古代世界的认识增加什么。然而,对时代错误的憎恶(这是历史学家们的怪癖?)并不拒绝不同时代的对比,也并不是对当代世界无动于衷:我们非常清楚,我们首先从过去的世界里找出差异,然后发现与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相同之处。

* * *

如果说,我的第二个论题几乎获得历史学家的一致赞同,那么,当时历史学家们对第一个论题(在中世纪人们缺乏儿童观念)却有所保留。

不过今天我们可以说,此论题大体已经被人们接受。人口史专家已经承认了对儿童漠视的情况,心态史学家则注意到在早期家庭日志中很少提及孩子和他们的死亡,其中就有洛丹(A. Lotin)编辑的一位里尔纺织匠的家庭日志。心态史学家,如布夏尔

(J. Bouchard) 对家庭在社交活动中的功能的缺席大感惊奇。^[9] 阿居隆先生的著作强调了“社交行为”在旧制度时期的乡村和城市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批评比赞同更有指导意义。在此,我要再次提到两个人,一是弗兰德林,另一个是戴维斯。

弗兰德林指责我过分关注起源问题,甚至到了有点“强迫症”的程度^[10],由此,造成我将仅仅发生形态变化的事物宣布为绝对的新生事物。这一指责是有道理的。这种错误在人们采用回溯的路径进行研究时难以避免,这正是我在研究中通常采用的方法。它太自然地引入变化的概念,而事实上,这种变化并不是绝对的创新,更经常的是一种重新编码。弗兰德林所举的事例很好:他指出,如果中世纪艺术将儿童表现为小人,即比例偏小,“它涉及的不是儿童的实际存在,而是人们对儿童的感觉”。当时,儿童与成年人的不同之处仅表现在身材大小和力量上,其他特征则非常相似。因此将儿童与侏儒做比较非常有意思。侏儒在中世纪的分类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儿童是侏儒,但他不是那种永远的侏儒,除非遭遇到巫术。那么相反,侏儒难道不是儿童?他是铁定长不大的儿童,甚至很快变成枯萎干瘪的老头。

12

另一批评来自戴维斯非常出色的论文《苛政的理由:法国 16 世纪的青年群体和胡闹》。^[11]

她的论点大致如下:当时无论是在乡村社会还是城市生活中,在节日和游戏的组织、对婚姻和性关系的控制方面,年轻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轻人还常常由于混乱的男女关系而受惩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得出结论说,传统社会将儿童和青少年与成年人混淆在一起,忽视了年轻人的存在呢?另一方面,阿居隆先生在他论述忏悔者和共济会员的非常出色的书中,用专门一章来讨论年轻人的社团,这些社团越来越引起当今历史学家们的兴趣,因为他们更多地被大众文化所吸引。